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個人畢業論文

想象消亡以強調存在：

《十年》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論述

導師：周潞鷺博士

學生：何多加

繳交日期：2017年5月19日

一、引言

2016年，由五名香港導演執導的獨立發行電影《十年》通過了香港電影金像獎選民及「第一輪一百人專業評審團」的提名，躋身於金像獎「最佳電影」的第二輪投票之內，最後更通過「第二輪五十五人專業評審團」及金像獎十三個屬會會員聯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一人一票的投票，被選為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¹

得獎電影《十年》是一部由五個故事構成的電影合集，內容涉及香港人權、民主、言論自由，以及香港自決等話題，五個故事分別為郭臻導演的《浮瓜》、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歐文傑導演的《方言》、周冠威導演的《自焚者》、伍嘉良導演的《本地蛋》，由香港演員廖啟智、梁健平、周家怡、游學修、吳肇軒等主演。²這部電影在香港地區於2015年12月17日開始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因反映熱烈，電影陸續於不同戲院再上映，累計票房超過540萬港元。³

《十年》獲獎猶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界對這部電影以及這部電影獲獎一事均有不同看法：

香港演藝學院電視電影學院院長舒琪認為《十年》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是香港的宣言，代表了香港人的價值觀。⁴

¹葉天佑(2016.04.04)：圖解評審機制 一人一票選出《十年》 評審包括他們…，《香港01》，檢自 <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14919/-%E9%87%91%E5%83%8F%E7%8D%8E-%E5%9C%96%E8%A7%A3%E8%A9%95%E5%AF%A9%E6%A9%9F%E5%88%B6-%E4%B8%80%E4%BA%BA%E4%B8%80%E7%A5%A8%E9%81%B8%E5%87%BA-%E5%8D%81%E5%B9%B4-%E8%A9%95%E5%AF%A9%E5%8C%85%E6%8B%AC%E4%BB%96%E5%80%91> 瀏覽日期：20170103

²詳見佳映娛樂網頁對《十年》的介紹：http://www.j-ent.com.tw/movie_tenyears.htm

³檢自香港影視娛樂網：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206061022/http://www.hkfilmart.com/weeklyboxoffice.asp?lang=cn>

⁴余秋婷(2016.04.04)：導演舒琪指《十年》是香港宣言 值得奪獎，《香港01》，檢自 <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14841/%E5%B0%8E%E6%BC%94%E8%88%92%E7%90%AA%E6%8C%87-%E5%8D%81%E5%B9%B4-%E6%98%AF%E9%A6%99%E6%B8%AF%E5%AE%A3%E8%A8%80-%E5%80%BC%E5%BE%97%E5%A5%AA%E7%8D%8E> 瀏覽日期：20170103

寰亞電影主席林建岳表示不認同《十年》獲獎的結果，他指出《十年》沒有獲得其他任何獎項的提名，表明影片在製作上存在很多不足，之所以獲獎是因為政治綁架了電影的專業性。⁵

內地《環球時報》則指出，《十年》「從拍攝到在香港熱映，被普遍認為反映了一些港人這兩年的嚴重焦慮」，又指電影內容「是完全荒誕的，它所描繪的場景十年後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帶給香港社會的害處很可能大過好處」⁶。

諸如此三類的看法還有不少，贊同電影內容、批評電影藝術手法劣拙的聲音此起彼落。但不管人們對此部電影及其獲獎之事認同與否，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點，電影《十年》從製作到獲獎均反映了香港人對於本土的某種意識形態。在這個背景下，本文關注的是，《十年》作為電影欠缺成熟的電影藝術手法，內容與現實亦相距甚遠，為何仍然能獲得人們的認同？

本文認為，電影順應香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消亡」的恐懼，為香港虛構了一個荒涼及荒誕的未來，它以「想象消亡」的方式，強調了「香港人身份的存在」，是一種驅使香港人重奪自我論述權的本土論述。電影的五個故事，無一不論述著香港的各種「消亡」——舊有建築物的消亡（見《冬蟬》）、健全法律制度的消亡（見《浮瓜》）、語言的消亡（見《方言》）、香港市民自決權的消亡（見《自焚者》），以及本地意識的消亡（見《本地蛋》），各種的「消亡」最終指向一點，那就是「香港人身份」的消亡。這種論述是並不是要散播絕望，而是要讓香港人明白「為時未晚」⁷，重拾自己的話語權。從電影得獎的結果及票房觀之，這種論述

⁵ (2016.04.04)：林建岳：《十年》得獎是香港電影界的不幸是政治綁架專業，《立場新聞》，檢自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6%9E%97%E5%BB%BA%E5%B2%B3-%E5%8D%81%E5%B9%B4-%E5%BE%97%E5%A5%AC%E6%98%AF%E9%A6%99%E6%B8%AF%E9%9B%BB%E5%BD%B1%E7%95%8C%E7%9A%84%E4%B8%8D%E5%B9%B8-%E6%98%AF%E6%94%BF%E6%B2%BB%E7%B6%81%E6%9E%B6%E5%B0%88%E6%A5%AD/> 瀏覽日期：20170103

⁶ (2016.01.22)：《十年》嚇唬香港社會，內地管不了，《新浪評論》，檢自 <http://news.sina.com.cn/o/2016-01-22/doc-ifxnuvxc1555651.shtml> 瀏覽日期：20170103

⁷ 在電影的最後，顯示了「為時已晚」四字轉為「為時未晚」的畫面。

得到了社會不少人士的認同，下文將詳述《十年》這個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使用如何再現「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在現今的社會背景下成為社會整體認同之所在。此外，後文亦會比較《十年》對本土的論述與近年引起熱烈討論的本土論述—城邦論及民族自決論之間的異同。

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建立

文化的再現與意義，不但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產製成形，也在特定社會脈絡中被使用與理解。⁸換言之，要了解《十年》再現的各種表意獲得大眾認可的原因，必先理解香港的社會背景，以及歷年來港人的身份是如何被論述的。

1. 身份認同建立的要素

在論述以先，先闡述影響身份建構的因素，身份的建構不但涉及個體與族群的主體建構意識，還涉及個人與族群的現實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套用反本質主義的說法，身份認同是可塑造的，而身份認同的形式是可變的，並且與特定社會與文化的局勢相關。⁹自我身份認同的構成，有賴於支撐起一種有關自我敘事的能力。個人會嘗試建構一種前後一致的認同敘事，藉此「自我形成了從過去到可預見的未來的發展軌跡」¹⁰，換言之，自我認同是個人對自己的自傳生涯經驗進行反思後所了解的自我。¹¹可以說，自我認同建基於我們認為自己是誰，根據我們所處的過去和現在的情境，想像我們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構成了我們所冀求的未來的軌跡。¹²

不得不提的是，身份認同也是個體和社會文化影響之間長期互動的結果，它不是在孤立的狀態中形成的，而是在人們通過與「他者」半公開及半隱密的對話中協商而成的。¹³人們對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主觀體驗，當人們從文化和歷史的大背景

⁸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2004）：《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0。

⁹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2004）：《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頁 10。

¹⁰Giddens,A.(1991)*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p75.

¹¹Giddens,A.(1991)*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p53.

¹²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2004）：《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頁 202。

¹³Taylor,C.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Gutmann(Ed.),*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3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獲得了各種微妙的主觀體驗時，便會產生一種聯繫之感，身份認同便由此而來。¹⁴簡而言之，身份認同可以說是指出自己的特色，確定自己屬於哪一種類屬，不屬於哪一種類屬的規化活動¹⁵。

2. 「香港人」身份的冒起

高馬可教授在《Edge of Empires》中指出，早於香港開埠頭一百年¹⁶，「本土身份」已於華人精英間冒起，而這種本土意識可以體現於各方面。在社交方面，華人精英設立屬於華人的上流社交圈子，在西式的會所及體育會社中進行具本土特色的社交活動，以此向外界表明他們既非一般中國人，亦非假冒的西方人，而是受現代文明洗禮的香港人。¹⁷在政治方面，有華人精英主張政府施政時，要考慮區隔以香港為家的本土精英和只把香港視作謀生地的過客，把社會福利優先分配給本土人。¹⁸諸如此類的區分行為還有不少，由此可見，「香港人」的身份建立早已有跡可尋。

在 1949 後，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香港人」的身份漸漸地在香港這片土地上成形。有學者指出，港英政府於 1949 年後為減少來自中國政治影響所推行的一系列非政治化政策，促使了本土文化發展和香港身份認同形成，而香港身份證的簽發及嚴格入境管理的實行，不但確立了香港市民的公民權利，更明確地區隔了「香港」與「中國」，將「香港人」從「中國人」中區分出來。¹⁹

從五六十年代開始，香港的經濟順應全球發展的趨勢以及當時的有利條件迅速增長，此亦成為了本土文化發展的助力。香港出口的成衣、電子產品、玩具和鐘錶

¹⁴Gilroy, P. (1997). *Diaspora and the Detour of Identity*. In K.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301).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¹⁵朱立立（2008）：《身份認同與華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 1。

¹⁶香港開埠初期，大部份香港華人或他們的祖、父輩，通常是由廣東沿岸一帶移居香港的，他們在香港謀生，將所得的錢財送回家鄉，供養父母和妻兒，以及幫助家鄉發展。

¹⁷徐承恩（2014）：《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頁 63。

¹⁸徐承恩（2014）：《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頁 65。

¹⁹鄭宏泰，黃紹倫（2004）：《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143-147。

等均受到世界的歡迎，「香港製造」被西方世界認為是「品質保證、價廉物美」的指標²⁰，此亦加深了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從六十年代開始到七十年代，大眾文化的興起亦促使了香港人產生本土的身份認同，「一個素來為政治、籍貫、方言所割裂的人口，在電影、唱片、廣告、電台廣播和電視的居中調停下，給拉近在一起」²¹，特別是以免費電視形式經營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 1967 年 11 月 19 日啟播後，全香港的市民在電視連續劇和綜合性節目的影響下，產生了同笑同哭、哀榮與共的共存感受。這種感受塑造了「香港人」這一個想象的共同體²²，而香港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便在其間滋長。²³

從殖民時代到「回歸」，再從「回歸」到現今，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經歷了幾個時期的重大變化。有學者將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整體發展分作三波，第一波的時期為六十至八十年代，第二波的時期為九十年代至九七年政權過渡，第三波的時期從 2006 至 2009 一連串社會運動發起為開端，延續至今。²⁴因篇幅關係，本文選取了與電影《十年》產生有最密切關係的第三波作詳述，解釋香港人在政治及社會等各方面的衝擊下，如何嘗試爭取決定本土未來方向的主導權，重塑自己的身份。

學者指出，九七年政權轉移後，雖然中央政府透過基本法承諾香港將實行「一國兩制」，並享有「高度自治」，但其實中央政府一直介入香港管治方面的事情，而這種介入更是與日俱增——透過特區政府控制傳媒發佈的資訊、監管教育的內容、規限學術言論，塑造順服中央政權的政治觀、歷史觀及其他意識型態內涵的文化環境。²⁵政府曾於 2003 年擬定推行的國家安全法「23 條」便被香港人認為是中

²⁰Turner,M. (1995). Hong Kong Sixties/Nineties:Dissolving the People. In Turner,M.&I.Ngan (Eds.), Hong Kong Sixties:Designing Identities (pp. 13-35). Hong Kong: Hong Kong Arts Centre.

²¹田邁修、顏淑芬編（1995）：《香港六十年代》，香港，香港文化中心，頁 79。

²²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2011）：《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頁 6。

²³曾仲堅，馬偉傑（2010）：《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 27-30。

²⁴羅永生（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113-145），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²⁵羅永生（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135。

央政府收緊對港管治的明顯表現，此舉亦引起大量香港人的不滿。²⁶此外，中央政府亦曾多次就基本法進行立法解釋，此舉亦被看成是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表現。²⁷

在這種時勢下，大量不滿的青年人（社會習慣稱之為「八十後」）冒起，他們認為自己活在一個沒有權利選擇的政治體制下，不但於政治上沒有發言權，也無法控制在發展主義主導下急劇改變的社會。城市舊有建築物消失，昔日鄰里間和諧的關係不再，生活方式被局限……這一切狀況都使他們產生了「香港不再是香港」、「自己的歸屬地正在消亡」的感覺。因此，他們要重申自己作為主體應有的權利，自行決定香港的未來方向。這些青年先從城市建築及環境保育問題著手，透過推動比以前更激進的社會運動，呼籲大眾重拾城市失去的靈魂和價值。從 2006 年及 2007 年的保衛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的運動開始，到利東街的反遷拆運動，再到 2009 年的反高鐵運動，香港開展了第三波的本土意識熱潮。²⁸

在這些社會運動中，作為推動者的八十後青年嘗試以重寫殖民歷史記憶作為社運動力，得到文化界、新聞界和藝術界熱烈的支持，使這一輪本土意識擴展得非常迅速，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運動亦引起了香港人難以預料的社會情緒。從保衛舊有建築物，到懷念殖民時代的人情味和生活，以及感歎舊有制度消失，這種情緒慢慢被一種全面否定後九七現況的「反抗大陸」論述所吸收²⁹，而在反高鐵運動中，反發展至上的觀念亦帶出了反對中國與香港過快地融合的想法。其實，在反高鐵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互聯網上已經盛傳諷刺大量大陸「自由行」遊客來港為「蝗蟲」的創作，以及大陸遊客在香港隨處便溺的照片，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中國與香港過於迅速地融合的憂慮。其後，這種憂慮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本土意識的轉向

²⁶香港人一般認為，一旦基本法 23 條成功立法，政府便可以國家安全為由，剝奪他們的自由，並監控他們的生活，幾十萬人因而在七月一日遊行示威，反對 23 條立法。

²⁷從 1999 年至 2016 年，中央政府總共對基本法進行了五次立法解釋，其中第二次（對特首任期、普選和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釋法）及第五次（對立法會議員宣誓的釋法）更是中央政府主動提出的。

²⁸羅永生 (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136。

²⁹羅永生 (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137。

³⁰，社會上有關「中港矛盾」的事情愈來愈被廣泛地關注，包括 2012 年名店 D&G 禁止香港人拍照所引起的連串風波³¹、過多「自由行」旅客衍生的問題、開放內地汽車來港「自駕遊」引起的恐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引起的問題（包括本地孕婦分娩床位不足、本港學童學位不足等問題）、有內地學生被懷疑在大學課堂要求老師改以普通話授課引起的風波等等。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市民認為問題的起因在於特首梁振英領導下的特區政府無能，而特區政府已經淪為中央政府的傀儡。他們更意識到政府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定下了各種基礎建設的發展規劃，以及區域經濟重組的各種構思和政策，因此對政府越來越不滿。與此同時，香港市民對大陸文化的「入侵」變得敏感，害怕普通話和簡體字會漸漸地取代香港原有粵語及繁體字的地位。在這背景下，以「反抗大陸」為核心的本土意識便在社會中蔓延。³²

在這種本土意識瀰漫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於 2014 年 6 月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³³，以及在 8 月 31 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社會稱之為「831 框架」）³⁴更是直接觸動了香港市民的神經。市民認

³⁰羅永生 (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138。

³¹2012 年一月初，有網民於討論區上留言，指自己與其女伴在海港城杜嘉班納分店外的公眾行人路上拍照時，遭到數名海港城保安員阻止及驅趕，保安員拒絕讓其拍照，但卻准許內地人於店外拍照。在一月八日，大約一千人響應社交網絡發起的「D&G 門口萬人影相活動」，於下午三時到海港城杜嘉班納分店外聚集拍照，以抗議杜嘉班納霸佔公共空間，及該公司職員對香港人和中國大陸遊客所給予的不同待遇，要求杜嘉班納道歉。詳見 (2012.01.05)：擅禁途人拍照 玷污購物天堂 名店惡霸 D&G，《蘋果日報》，檢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105/15954668> 瀏覽日期：20170518

³²羅永生 (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139。

³³這份文件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檢自：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4-06/10/c_1111067166_5.htm

³⁴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對普選行政長官辦法列明了四項規定：1.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須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1200 人）、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2.不實行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行政長官參選人須獲得過半數

為中央政府打破了昔日對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而「831 框架」更是打破了他們對以普選形式來自行選擇行政長官的期望。這成為了由 2014 年 9 月 26 日至 12 月 15 日在香港發生大型公民抗命運動³⁵的導火線。

三、《十年》的產生及意義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十年》便應運而生，它的出現正好反映了香港人在時勢下的對失去決定未來的權力的憤怒與無奈，以及對自我身份消亡的恐懼。

《十年》呈現的是一個想象的未來，在這個未來中，以往標誌著香港人獨特性、構成香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事物逐一「消亡」，香港人似乎活在任由當權者擺布的社會中，失去了自我論述的權力。以下將從電影分析，探究電影如何再現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獲得社會認同。

1. 《十年》所呈現的荒涼——舊有事物的消亡

《冬蟬》的故事剛開始，畫面便出現了中文字幕，直接交代了「阿迪的屋子遭推土機夷平，有一群逃過拘捕的抗爭者，將阿迪家、以及許多人被搗毀的屋子的磚瓦，生活物事，一個、一個，製成標本」，此段文字沒有交代是什麼人、為了什麼原因將阿迪及許多人的屋子破壞夷平，觀眾知道的是，有人將那些被破壞的屋子的殘餘物收集起來，製成標本，那就是男女主角。在電影中，男女主角竭力地在廢墟中尋找舊物，將之製成標本，似乎是為了讓消逝的事物留下存在的記錄。及後，他們發現「城市裡的標本，比現存物件為多」，當他們「製作牛扒、肥皂粉、鸚鵡螺號和競選照片等一批新近的標本後，標本箱所餘無幾」。事物消逝的速度比他們保存事物速度要來得快，男主角因而產生了「是否應該放開一些」的想法，後來更命令女主角把他製成標本。男主角向女主角表明製作標本並非是懷舊或執迷，而是堅

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3.候選人數目限在 2 至 3 位。4.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不實行變動。檢自：<http://www.2017.gov.hk/filemanager/template/tc/doc/20140831a.pdf>

³⁵參與活動的人士自發佔領多個市內多個主要幹道進行靜坐及遊行，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撤回「831 框架」，爭取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權，以及廢除立法會既有的功能組別。

守原則的方式，女主角起初拒絕，但後來同意了。最後，觀眾可從畫面推測男主角已成為標本，而女主角似乎也有把自己製成標本的打算。

電影試圖以這個故事帶出香港事物不斷消逝的信息，男女主角似乎象徵著現實中竭力保留舊有建築物的一群香港人，無奈的是，不論是這群人，還是男女主角，他們的努力最終也不能阻止事物的消亡。逝者如斯，人們只能透過舊物回憶從前，舊物消逝，人們彷彿連通往回憶的道路都失去了，難以回味昔日的美好時光，也失去了向前邁步的力量，這正是前文所述，香港人於現實中所遭遇的景況。

2. 《十年》所呈現的荒謬——自決權的消亡

舊有事物的消亡令人不勝唏噓，而自決權的消亡則令人憤怒又無助。在《浮瓜》中，兩名小混混被可觀的報酬驅使，替政界高層及警隊辦事，計劃槍擊議員以引起恐慌，從而讓中央政府的「國安法」盡快通過。電影著力描寫小混混 Peter 仔對是否遵從命令向議員開槍的掙扎，以及小混混長毛希望擔任槍擊手的執著。諷刺的是，他們的掙扎與執著都不能為自己帶來什麼改變，因為他們早已是棄子，被計劃在槍擊事件中被警方射殺。在電影呈現的這個未來中，小混混 Peter 仔及長毛為自己的前途苦苦思索，卻徒勞無功，最終淪為當權者實現野心的踏腳石；警隊高層與香港及大陸的政界高層互相勾結，以不法的手段達到目的，人們卻懵然不知；國安法順利通過，人們更進一步地失去自由及權利。電影呈現的未來固然荒謬，但卻反映了香港人在現實中的憂思——自由及權利被逐漸剝削，沒有辦法為自己的未來作主，失去自我論述的權力，被當權者任意擺布。

3. 《十年》所呈現的荒涼及荒謬——獨特性的消亡

舊有事物幫助人們記錄過去，自決權讓人們能描繪未來，而獨特性則讓人們透過區分來定義自己是誰，失去獨特性意味著自我身份的喪失。在《十年》的不同故事中，均呈現了一個荒涼及荒謬的未來，那就是香港與大陸同化，失去作為「香港」的主體身份。《方言》的故事剛開始，畫面便出現了「2025」的大型字幕，隨之而來的是一段新聞廣播：「為配合國家普通話普及政策，政府將於來年進一步收窄非普標致的士的上客範圍，所有未能夠通過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的非普司

機，除了各大出入境管制站，例如機場及郵輪碼頭等等，未來將不能夠在中環、金鐘及觀塘商業區接載乘客……」向觀眾交代了在「2025」時普通話於的士業界的影響力，而普通話的影響力卻不限於的士業界，觀眾隨著主角阿漢（一名不諳普通話的的士司機）的視點，目睹普通話如何滲透於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熟識的稱呼「碧咸」成了「貝克漢姆」、大排檔的侍應只懂普通話、新一代的學生在學校學習的語言是普通話……普通話成為了主流語言，廣東話變成小眾語言。在這種情況下，阿漢對城市產生了一種疏離感，他不能適應這個以普通話為主導的社會，而阿漢的感受也代表了現實中不少香港人的感受。這些香港人不能接受普通話廣泛地滲入他們的生活，害怕終有一天普通話會取締廣東話的正統地位。更進一步說，語言包含了文化，代表著一個族群的獨特性，也有區分所屬族群的功用³⁶，換言之，人們所擔心的，是廣東話以及伴隨廣東話的文化消亡，「香港人」便失去了將自己從其他族群中區分出來的獨特性。

除了語言的消亡外，「本地意識」的消亡也會讓人失去將自己從其他族群中區分出來的能力。在《本地蛋》中，觀眾跟隨以賣「本地蛋」為生的阿森的視點，見證標誌著「本地」的事物遭到打壓的過程。一群少年軍（當中包括阿森的兒子）根據長官分發的名單，進行「保密行動」，搜尋帶有違規字眼的事物，然後一一報告。少年軍指出阿森的「本地蛋」因帶有「本地」的字眼而被視為違規，但當阿森追問「本地」與「香港」的分別時，少年軍卻不懂得回答，只說禁止「本地」字眼是長官的命令。這種情節安排反映了香港人在現實中的憂思——政府透過操控教育，讓香港「本地」的概念無聲無色地在新一代中被消去，人們不再視香港為獨特的主體。

四、《十年》獲得人們認同的原因

電影虛構了一個荒謬與荒涼的世界，它的荒謬在於呈現出香港人遭受的不合理待遇，而它的荒涼在於呈現出香港人無力阻止各種事物消亡的可悲情況。這種荒謬

³⁶ 蔡芬芳（2008）：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6（42），頁110-121。

與荒涼指向的正是香港人身份的消亡，這與前文論述的香港人於現實中感受到的壓逼互相呼應，讓人感覺非常「真實」，但這種「真實」帶給觀眾的並不是絕望，而是希望，因為電影所呈現的是想象的未來，與現實的此時此刻之間還存有一段距離。電影藉這段距離告訴觀眾，這個荒謬與荒涼的世界還沒有到來，香港人還有機會重拾話語權，決定自己的未來。總括來說，《十年》透過想象「未來」香港人身份的消亡而強調現在香港人身份的存在，驅使現在的香港人重奪自我論述的話語權，使自己的身份得以存續。這種論述被不少香港人接受及認同，這從《十年》得獎並引起社會回響的結果可以觀之。

五、總結：《十年》的文學性與本土論述的新路線

《十年》作為電影，其藝術手法或許不太高明，但它具有文學性，就是虛構和想像力。此處的虛構是指文學理論中的虛構，指文學創作中植根於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想象構思，它是「對現實的越界」³⁷，正因為《十年》的內容是虛構的，它能給予觀眾空間去重新思考現實的可能性，這是社會上其他對香港的本土論述所無法提供的。

近年來引起各方討論的本土論述最受關注的莫過於城邦論³⁸及民族自決論。城邦論表明香港人必須從「現實政治」出發，放棄以往建立民主中國的抱負，恢復城邦政治，凡事以本土利益和「香港優先」為目的，但與此同時，香港也要「更好地與中國大陸維持互惠互利的關係」。³⁹民族自決論則建議香港人爭取獨立建國，讓香港成為主權國家，擺脫中國大陸的操控，重新制訂憲法。⁴⁰二者均就香港的前途提出了明確的論述，嘗試告訴香港人未來應該怎樣做，來重拾自己的權力。《十

³⁷Wolfgang Iser 著，陳定家、汪正龍等譯（2003）：《虛構與想像——文學人類學疆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頁 16。

³⁸以陳雲的三本著作《香港城邦論》、《香港遺民論》和《香港城邦論 II 光復本土》為主要根據，在陳雲的論述下，香港被視為「東方專制主義沙漠中的歐式陸洲，一個有百年歷史，具備典章文明，融合中西文化，享有各種自治權的城邦」。

³⁹岑朗天(2014)：「本土派」論述的神話操作，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213-226），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⁴⁰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2013）：《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頁 71-73。

年》對本土的論述恰恰相反，它採取的是一種虛寫、一種留白，它沒有確實地指出「香港的未來應該怎麼樣」，「香港人應該怎樣做」，它只提供了一個荒謬與荒涼的想象未來作為「不應該怎麼樣」的指標，在這個指標以下，香港人處於現實之中，根據自身的境況自行思考，填補其中的空白。因此，比起香港其他的本土論述，《十年》的本土論述可算是提供了更多的空間給「香港人」（此處所指的香港人並不限於學者、大學生或社運人士，而是每一位香港人），讓「香港人」自行論述，決定自己未來的發展軌跡。

礙於篇幅所限，本文無法更深入地論述《十年》如何以其文學性拓闊人們對本土論述的想象，可以相信的是，《十年》不會是最後一部以想像及虛構來論述香港本土的文本。在變化急速的香港中，將會有更多圍繞香港人身份及本土意識的文本出現，為本土論述開闢一條新路。

參考資料：

(2012.01.05)：擅禁途人拍照 玷污購物天堂 名店惡霸 D&G，《蘋果日報》，檢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105/15954668> 瀏覽日期：20170518

(2016.01.22)：《十年》嚇唬香港社會，內地管不了，《新浪評論》，檢自 <http://news.sina.com.cn/o/2016-01-22/doc-ifxnuvxc1555651.shtml> 瀏覽日期：20170103

(2016.04.04)：林建岳：《十年》得獎是香港電影界的不幸是政治綁架專業，《立場新聞》，檢自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6%9E%97%E5%BB%BA%E5%B2%B3-%E5%8D%81%E5%B9%B4-%E5%BE%97%E5%A5%AC%E6%98%AF%E9%A6%99%E6%B8%AF%E9%9B%BB>

[%E5%BD%B1%E7%95%8C%E7%9A%84%E4%B8%8D%E5%B9%B8-%E6%98%AF%E6%94%BF%E6%B2%BB%E7%B6%81%E6%9E%B6%E5%B0%88%E6%A5%AD/](#)瀏覽日期：20170103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2011）：《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2004）：《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Giddens,A.(1991)*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lroy, P. (1997). Diaspora and the Detour of Identity. In K. Woodward (Ed.),*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301).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Taylor,C.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Gutmann (Ed.),*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3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M. (1995). Hong Kong Sixties/Nineties:Dissolving the People. In Turner,M.&I.Ngan (Eds.), *Hong Kong Sixties:Designing Identities* (pp. 13-35). Hong Kong: Hong Kong Arts Centre.

Wolfgang Iser 著，陳定家、汪正龍等譯（2003）：《虛構與想像——文學人類學疆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朱立立（2008）：《身份認同與華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余秋婷（2016.04.04）：導演舒琪指《十年》是香港宣言 值得奪獎，《香港 01》，檢自

<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14841/%E5%B0%8E%E6%BC%94%E8%88%92%E7%90%AA%E6%8C%87-%E5%8D%81%E5%B9%B4-%E6%98%AF%E9%A6%99%E6%B8%AF%E5%AE%A3%E8%A8%80-%E5%80%BC%E5%BE%97%E5%A5%AA%E7%8D%8E> 瀏覽日期：20170103

岑朗天(2014)：「本土派」論述的神話操作，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213-226），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2013）：《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 徐承恩（2014）：《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
- 曾仲堅，馬偉傑（2010）：《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葉天佑（2016.04.04）：圖解評審機制 一人一票選出《十年》評審包括他們…，
《香港 01》，檢自 <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14919/%E9%87%91%E5%83%8F%E7%8D%8E-%E5%9C%96%E8%A7%A3%E8%A9%95%E5%AF%A9%E6%A9%9F%E5%88%B6-%E4%B8%80%E4%BA%BA%E4%B8%80%E7%A5%A8%E9%81%B8%E5%87%BA-%E5%8D%81%E5%B9%B4-%E8%A9%95%E5%AF%A9%E5%8C%85%E6%8B%AC%E4%BB%96%E5%80%91->
瀏覽日期：20170103
- 蔡芬芳（2008）：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6（42），頁 110-121。
- 鄭宏泰，黃紹倫（2004）：《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羅永生（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輯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本土與左右》，（頁 113-145），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